

別齊魯山水，赴京華求藝(二)

藝術天地

趙之境

離開大明湖，我們前往山東博物館。作為新中國成立之後第一座省級綜合性地志博物館，館內絕大多數文物出土於山東本土，完整串聯起海岱文明發展脈絡與齊魯儒家文化傳承，地域文化特色格外鮮明。館內書畫藏品以元明清時期為主，既匯集全國書畫名家傳世之作，也收納大量山東本土書畫家墨跡。其中既有鄭燮《雙松圖軸》這樣流傳後世的經典作品，也留存劉墉等齊魯文人的手跡，同時度藏數量可觀的碑帖與古籍善本。這些書畫作品映照出明清書畫流派更疊，山東文脈的代代延續。

除書畫之外，北朝佛教造像更是館內的鎮館瑰寶。藏品多來自青州龍興寺、博興龍華寺遺址出土石刻，時代跨越北魏至北齊。藝術風格從北魏秀骨清像，逐步演變為北齊曹衣出水、的豐滿圓融，代表着東方石刻造像藝術的極高水平。面對一件件歷經千年風霜的文物，我大開眼界，內心對於赴京求學、精進畫藝的信念，也變得更加堅定。次日一早，我們辭別濟南，驅車奔赴泰安，大約一個半小時車程。抵達之後，于立軍副主任興致頗高，跟大家開玩笑：「今天我們都不坐索道，徒步攀登，直抵南天門，誰中途打退堂鼓，那晚上可就沒有飯吃。」

我們乘坐景區觀光大巴抵達中天門，自此開啟徒步登山。從中天門通往南天門，要攀登著名的十八盤，共計一千九百三十三級台階，山勢陡峭，被世人稱作天梯。眾人拾級而上，山路崎嶇，袁軍經理體力漸漸跟不上，遠遠落在隊伍後方，我們便走走停停，一邊觀景一邊等候。耗費3個多小時，眾人終於登上南天門。天街商舖林立，雲霧時常繚繞，恍若仙

境。泰山，自古便是帝王封禪的聖地。秦始皇、漢武帝、唐高宗、宋真宗等多位帝王登臨此處，舉行封禪大典，祭告天地，彰顯王朝功業，泰山也由此成為皇權受命於天的精神象徵。山間岩壁之上，遍布歷代摩崖石刻與碑碣，自秦代刻石，到唐宋明清文人題詠，名家書法薈萃於此，堪稱一座露天書法博物館。古往今來，司馬遷、李白、杜甫無數文人墨客登臨泰山，抒懷詠志，杜甫寫下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」，賦予泰山崇高博大的精神氣質。

登臨南天門之後，于立軍副主任提議：「今晚我們留宿山頂，看看志軍是否有這份機緣，明天清晨一睹雲海日出的盛景。」在場眾人紛紛贊同。入夜之後，大家早早休息。凌晨時分，夜色尚濃，我們便起身趕往玉皇頂，靜靜等候日出，期待一輪紅日衝破雲海，萬丈光芒鋪瀉群山。萬幸天公作美，泰山彷彿有意眷顧，我有幸親眼見證泰山日出的壯麗景象，完整領略泰山獨有的山河氣魄。在山頂吃過早餐，胸中滿是遊覽之後的激動。我們乘坐索道下山，沿途峰巒層疊，一步一景。我心中暗下决心，往後一定要重返泰山，帶著畫具前來采風寫生，以筆墨描摹泰山山河風骨。



●《愛與自由的花園》系列之八 紙本設色 97cm×90cm (2026年) 作者畫作

舊夢難忘

沈西城

古稀之後，專注掌故創作，這完全是受到了高翁伯雨的感召。上世紀七十年代中，在灣仔「波文書局」第一次遇到高翁，一襲青灰唐裝，氣定神閒，猶如不倒菩薩，端坐小木椅上說從前。高翁所說盡是嶺南名宿逸事行藏，一老一少，東拉西扯，天南地北閒扯，歡樂之情，恍如日昨。《波文》月刊主編克亮，見獵心喜，邀請高翁寫回憶錄，便是《聽雨樓回想錄》。天遂人意，《波文》發行僅五期，周轉不靈而夭折；《聽雨樓》也隨之而坍。

故友羅琅告訴我，當代寫掌故有成就者，在北京有徐凌霄、徐一士昆仲；上海有鄭逸梅、包天笑；香港則有高伯雨，人稱南天第一筆，殊非捧場誑語，實乃知者之言。

昔人長於掌故者有洪邁《容齋隨筆》、沈括《夢溪筆談》、顏炎武《日知錄》、紀曉嵐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而以紀氏之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光怪陸離，狐仙魃魍，評價最高。高翁長年筆耕，至1992年去世，已逾四十多年，文稿分散見於《星洲日報》《南洋商報》及香港各大報章，晚年為《信報》寫專欄文章，直至去世。文章結集者有《聽雨樓雜筆》《聽雨樓隨筆》《聽雨樓叢談》等。另外譯有《馬克吐溫小傳》《歐美文壇逸話》。高翁古文精通，人所共知，能諳英語，則不大為人所知。原來高翁20年代留學英國，主修文學，英文造詣高。

高翁的掌故，早有論說。瞿兌之說：「他那種輕快的筆調，妙緒環生而並不胡扯；且談言微中而不涉輕薄，這種文章風格是從子書及唐宋人作品中汲取而加以變化的。」並非吹捧，而是的評。高翁家族乃清末民初汕頭巨富，原籍澄海城南，其祖父中舉人，致力實業，發家泰國、香港。我跟高翁相交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一越閒談中，問及為何閣下掌故從不涉近人？呷一口龍井，悠然道：「西城兄，今時今日之事，不屬掌故事範疇，未必為讀者所樂聞。再說，此時此地月旦人物，批評社會易招惹尤，有違古人明哲保身之道，我老矣，何苦來由！」高翁去世已逾三十年，每走過皇后大道東「波文書局」舊址，都會想起他，高翁，我很懷念你！

高伯雨寫掌故

相聚就是最幸福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抓着暑期尾巴上郵輪，和家人一起出遊正是今年的亮點。我喜歡郵輪，因為不用搬動行李，不斷前往不同的旅遊勝地，而且航程平穩。如果訂到相連的房間，打通露台，孫兒可以穿梭其中，清晨時分，寶貝會出現在床邊，鑽進我的被窩抱着再睡，那是多窩心的溫馨。

記得第一次上郵輪是拜霖叔（黃霑）所賜，1991年我參加了「傑出青年協會」的籌款晚宴，大獎是地中海郵輪船票，幸運兒不在現場，霖叔說再抽，竟然抽到了我，他說一句有福依然在。說實在領獎時我一片迷茫，因為我從未坐過郵輪。

當年我和先生帶着一大噏即食麵上船，到達細小的房間，拉開最大那個櫃桶，將所有食糧倒進去，安心了。走出房門，人們不是吃着雪糕便是熱狗和漢堡包，原來郵輪是24小時吃不停。一星期下來我們增磅了，那些杯麵一個也沒有少，好笑。

後來我們將郵輪忘掉了，直至兒子大學畢業，他提議不如上郵輪慶祝，除餐飲不停外，船上還有多姿多彩的節目安排。印象最深的就是深水泳池旁邊有一個好高的跳台，俊男美女健兒就在那裏表演跳水，好吸引。但，在我心裏最精彩的就是女兒參加呼拉圈大賽，她竟然可以一下子轉動16個呼拉圈3分鐘成為全場冠軍。後來，女兒大學畢業我們再上郵輪，船上攝影團隊為我們留下不少美妙時刻，特別那張抱着魔鬼魚在淺水沙灘的合照。

今年我們總動員參加了主題樂園的郵輪，全新感受，船上除了米奇老鼠、唐老鴨之外，還有很多美麗著名的公主，大家可以要求合照和簽名，演員們都非常專業和細心，會蹲下來

迎接奔跑過來的小朋友，將他們送到懷裏，小朋友不放開手就一直擁抱着，一片溫柔。難忘一位躺在特別輪椅上、吸着氧氣的小朋友，公主在她的旁邊轉來轉去輕輕地說了很多話，也握着爸媽的手，傳送着無限的力量和祝福。感謝迪士尼的創作，雖然船上所有都是假的，但，每個角落都充滿正能量，包括孩子們都會在房門外貼上自己最鍾情的卡通人物，旁邊掛着自備的小袋子以接收紀念品，小主人也可以根據禮物寫上的房間號碼回禮，換來不少友誼。

今次的旅程除了4日3夜的孩子氣郵輪之外，我和丈夫另外再上10日9晚的大郵輪到葡萄牙和西班牙，我們沒有參加船上的遊覽項目，因收費都比較高昂，自行租賃了碼頭旁的督督車，比Hop-On Hop-Off巴士便宜，司機是來自斯里蘭卡的年輕人，細心地介紹着不同景點，山丘上吃了熱辣辣正宗葡撻，四周環境有如澳門一樣好熟悉，他熱情有禮又真誠，我們更恭喜他幾個月後會初為人父。

十多天郵輪之旅，我們呼吸着不同國家的空氣，欣賞着不間斷的浪花，24小時的美食……說實在當中我最享受的還是和一家人相處的時刻，總之相聚就是最幸福。



●郵輪之旅，和子女來到了荷蘭的鹿特丹，欣賞前衛的現代建築「方塊屋」。作者供圖

懸空的聖地，不滅的尼泊爾之約

點滴

陳復生

我始終沒有去過尼泊爾……在記憶深處，有一段未完的約定：我的天津朋友，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他創立了一個佛學慈善基金，在尼泊爾也設有辦事處。大家曾經相約，總有一天要跟隨他一起踏上那片土地。畢竟，尼泊爾是佛祖釋迦牟尼的出生聖地，是一生中總該去追尋一次的清淨之所。

對於居住在香港的我來說，尼泊爾這個名字，總帶着一種既陌生又熟悉的奇妙緣分。這份淵源可以追溯到百多年前的殖民時代。那時候，大名鼎鼎的尼泊爾籍噶喀兵（Gurkhas）用他們的英勇與忠誠，默默守衛着香港的安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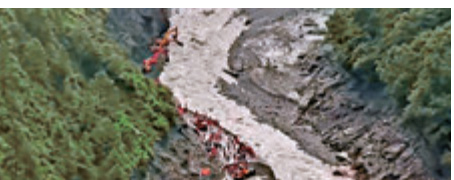
1997年臨近，英國政府決定讓這群服務多年的噶喀兵可以長期在港居留。那時候，兒女們的祖父獲得香港政府推薦，僱用了首批退役的噶喀。記得他們身材健碩，訓練有素。無論是擔任保鏢、司機、保安還是助理，幾位噶喀都盡忠職守。工作期間，他們永遠穿着整齊筆挺的西裝，結上領帶，時刻保持着軍人的嚴格紀律。而私底下，他們卻又純樸友善。正是這段近距離的接觸，讓我對這個民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更由衷地萌生出敬意與好感。

然而，疫情過後，忽聞那位天津朋

友離世，突如其來的噩耗，讓那場籌劃已久的尼泊爾之約，剎那間懸空了，成了生命中無法填補的遺憾。更讓人傷痛的是，近日新聞裏不斷傳來那片聖地的噩耗。有時候，心中也不解地糾結：那樣一個慈悲佛祖的出生聖地，為何會天災連連？自2015年的大地震後，十年過去了，如今又迎來一場被形容為「陸地海嘯」的嚴重泥石流。

大自然撕裂了大地，吞噬了家園，人類在狂暴的天災面前，顯得如此渺小，不堪一擊。看着電視新聞裏滿目瘡痍的泥石流畫面，我彷彿看見了朋友曾經奔走救助的身影，又想到他已然離去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歷歷畫面讓我深切地體驗到生命的脆弱，以及人生的變幻無常。聖地未至，故人已逝，災劫正烈。此刻，唯有在心中默默向蒼天禱告，祈求那片曾孕育慈悲的土地，能早日脫離險境，祈求純樸的尼泊爾人民，能早日重建家園。



●祈求尼泊爾能早日脫離險境，人民重建家園。作者供圖

58歲穿粉紅色，有何不可？

娛生樂與路

路美

近日在網絡上，我又看到一輪針對周慧敏的議論。有網民指她「惡意扮後生」，特意穿上粉紅色裙子亮相，彷彿這是一個不可饒恕的罪過。我翻查之後，發現這次並非傳媒率先發難，而是來自網絡世界的聲音。然而，我實在不明所以：一位藝人，即使年歲漸長，她喜歡穿什麼衣服，究竟有何問題？

讓我先釐清一點。58歲的女性穿粉紅色，是否就等於「扮後生」？這種邏輯本身已經十分荒謬。粉紅色只是一種顏色，它不屬於任何年齡層的專利。一個人有權選擇自己喜愛的服飾，以此表達當下的心情與審美，為何要被解讀為「拒絕衰老」或「刻意裝嫩」？如果一位年輕女子穿黑色，我們不會說她「扮成熟」；那麼一位年長女性穿粉紅，為何就要被貼上「扮後生」的標籤？

說到底，一個人想如何塑造自己的形象，無論是順應年齡的沉穩，還是保持一顆少女心，都應是她的個人自由。她無須理會外界的眼光，更不必遵從某些網民為她設下的「年齡衣着守則」。一個人在58歲時，仍有勇氣選擇自己喜歡

的顏色，這不但不應被批評，反而值得欣賞。這種忠於自我的態度，正是許多人缺乏的。

我理解，網絡世界賦予了每個人發聲的權利，但權利不應被濫用為批評他人的工具。隔着一個屏幕，透過鍵盤去評價一位公眾人物的衣着、外貌，實在太容易了。你可以輕描淡寫地打出一句「她又扮後生」，但你有否想過，當事人看到這些文字時的感受？當你自己成為被議論的對象時，那種滋味又是如何？

將心比心，這是我們從小學習的道理，卻在網絡時代被漸漸遺忘。許多人習慣了以苛刻的標準審視藝人，尤其是女藝人。她們不可以胖、不可以有皺紋、不可以穿錯顏色、不可以表現出任何與年齡不符的喜好。這些無形的規範，究竟由誰訂立？為何我們要盲目跟從？事實上，她穿一條粉紅色長裙，根本不構成任何問題。粉絲從來不限於少女，一個人的支持者，可以是任何年齡、任何性別。喜歡粉紅色的人，也可以跨越世代。我們何要用狹隘的眼光，去限制一位藝術家的表達自由？放過她吧！也放過所有被這些無謂標準綑綁的女性。



百家廊

王富祥

我從小生活在青城山下的一個集鎮：太平場。我上小學時，學校的名字已從「青城書院」改名為「太平公社場鎮小學」。小時候的很多事情都模糊了，但女同學贈送的兩枚書箋至今記憶猶新。小學五年級那年，我12歲。學校組織五年級兩個班的同學開展青城山登山比賽，中午還有分小組野炊活動。雖然早就曾經跟大人們登過青城山了，但想到要跟同學們一起登山和野炊，前一天晚上仍激動了好一陣子，反覆檢查，按分工準備好米、柴火、鹽巴、碗筷，生怕漏掉一樣讓小組同學遭遇餓肚子的事。記得這次活動應該是初秋時節，海拔約1,180米的青城山上清宮是登山活動的終點，上清宮始建於晉代，門額有張大千手書「青城山上清宮」刻石。率先到達的前十名同學，老師會發一張寫有名次的紙條，走在前面拿到名次的同學歡呼雀躍着折返下山，到活動的第二站——石筍塘開展野炊活動。我到上清宮時，已經有一大批沒拿到前十名的同學圍坐在上清宮門前的石梯上，有的男同學滿頭大汗地敞開四肢平躺在千年銀杏樹下。我擠到銀杏樹下的這群男同學之中，也學着他們的樣子躺在地上，在銀杏樹的綠蔭之中享受着山風從褲管、衣領和袖口貼着皮膚往毛孔裏鑽，瞬間感受到清

風的爽感。平躺着向上打量，巨大的樹冠像一把超級大傘，枝條間佈滿青翠欲滴的銀杏葉，密密層層，將驕陽擋得嚴嚴實實。聽此起彼伏的蟬鳴聲，像織一張密實的網，在四周盤旋。長大後才知道，這是一棵約有一千八百年樹齡的銀杏樹，傳說為道教創始人張道陵所植，民間稱為「天師銀杏」，這棵樹見證了千年道教的傳承歷史。如今，這棵古銀杏樹有「四川十大樹王」的桂冠加持，尤其是「成都市名木古樹001號」的身份牌，表明其地位十分顯赫。

當時坐在層層石梯上的多數是女同學。她們三三兩兩地來到山道兩旁，扯一些灌木新枝條編織成頭頂大的環，再用隨處可見的蹄蓋蕨、扁竹葉、蜈蚣草、折耳根之類的植物鑲在環上，戴在頭頂就成了一個純天然的植物草帽。我起身隨手折了一節「天師銀杏」旁新發的銀杏新枝條編織成環，又胡亂扯了些扁竹葉和蕨草製成植物草帽後，開始往石筍塘方向飛奔下山，參加野炊活動去了。

一條無名小溪穿越石筍塘，因地勢平坦形如沼澤，積水成淵，有兩個大一點的水潭能裝下半個山頭的影子。同學們到齊後慢慢安靜下來，老師按原計劃將大家男女搭配分組，同學們各自尋得石頭搭成「灶台」，架上小鐵鍋，煙火氣在山間升起，同學們手忙腳

亂地開啟了人生第一次生火煮飯。這一餐，也是我記憶中五味雜陳的一餐飯，雖然頭頂還有煙塵的痕跡，但一直保持亢奮狀態的我們捧着有鹽無味飯菜合一的夾生飯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活動結束正收拾廚具時，我同組前排的女生致靜主動對我說：「王富祥同學，可以跟你交換草帽嗎？」空氣瞬間凝固，停頓了幾秒後，我才回答：「嗯。可以。」其實當時內心一陣竊喜，有點難以掩飾的驚喜。我心想你編織的植物草帽精緻多了，我的像個亂窩，交換了也不吃虧，便隨手從頭上取下遞給致靜同學，美滋滋地下山回家。沒料到第二天早晨到校剛一落座，致靜同學轉過頭遞給我兩片銀杏葉，每一片都用透明的塑膠薄膜包着。正要問她這是什麼，致靜同學沒等我開口就輕飄飄地說了一句：「從你草帽上摘下來

的銀杏葉子，送兩枚給你當書箋用。」「兩、枚？書——箋？」我第一次聽說這麼高大上的詞語。她在前排拿出一枚書箋夾在書中給我示範了一下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可是好景不長，這兩枚書箋過了一段時間後水分慢慢揮發，顏色也從翠綠變成了乾枯的褐色。當時我並不明白這是歲月流逝的結果，只是懵懂地不忍扔掉這兩枚女生製作的書箋。直到放暑假，這兩枚書箋一直分別躺在《語文》《算術》書裏，成為青澀少年時代一段輕易就可以翻找到的回憶。

「榮譽勳章」。

文公子與楊牧師結緣，始於2005年。當年某天，突然收到好友周淑萍來電，說準備將自己一本小說《唏，別鬧進我的舞情線！》改編成音樂劇，幫一個更生團體籌款，要我義務幫忙。由於與周小姐識於「微時」（年紀），而又認同更生服務對社會的需要，因此毫不猶豫就答應了。結果，為音樂劇《再起·舞》擔任了公關顧問，並安排在赤柱監獄召開記者會，這也是文公子第一次踏足大名鼎鼎的赤柱監獄。後來，文公子又協助牧愛會舉辦「攜手騎行助更生」單車籌款活動，當日由懲教署署長蒞臨主禮，可見楊牧師的工作，的確深受懲教部門肯定。

楊牧師在晚宴上指出，自己雖然交棒，但仍將退而不休，不會放棄對在囚與更生人士的服務，會積極協助新任總幹事掌握工作，達至傳承的目的。

三十五載助更生

一。文公子非常支持更生工作，因為深信只要幫到一個壞人悔改，社會就會少了一個壞分子而多了一個好市民，一來一回之下雙重受益。

據悉總幹事楊學明牧師自幼在貧民區長大，小學五年級報學後，做過雜工、信差、學徒及地盤等。於少年時曾加入黑社會，經常聯群結隊，打架鬧事，又試過露宿街頭，偷竊度日。及後楊牧師有機會接觸基督教信仰，於1975年入教，同年開始參與監獄福音事工。楊牧師於1986年神學院畢業後，即以監獄探訪員身份在監獄帶領宗教聚會，再於1993年轉為全職服務監獄，積極開拓各項事工。由於對服務在囚與更生人士卓有貢獻，楊牧師先後於1999年獲選為「香港十大傑出青年」、2000年獲行政長官委任為「監獄司鐸」（Prison Chaplain），並於2016年獲特區政府頒授

文公子手記

文公子

文公子在8月23日應基督教牧愛會總幹事楊學明牧師邀，出席該會35周年感恩晚宴暨總幹事交職禮。牧愛會前稱「基督教監獄牧養團契」，早於1991年成立，2006年改稱，為政府認許的非牟利慈善機構。該會以「藉基督，幫囚友，重獲生命；本真道，助釋友，回饋社群」為使命，服務對象包括在囚人士、更生人士及其家屬，透過多元化方式，包括牧靈工作、康復訓練課程、個人輔導、短期住宿及社區教育等服務，幫助在囚人士改過自新，建立自信，出獄後自力更生，融入社群，回饋社會，是對社會非常有意義的慈善團體。文公子的公關顧問公司雖只是中小企，但也常為有需要、對社會真有貢獻的慈善團體，提供義務服務，牧愛會即其中之一。